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九十一卷目錄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大令集四

荒政部總論五

計歲上什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却行細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庫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仰仰食之人數自未到來候將來冬後開食即將上什米解分等第歸給別具指畫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甚已允那諸色官錢往鄰近收解約可得萬餘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歷已差官計料以俟徐催之來此舉本不敢容易蓋欲因此贖給機民一舉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年秋建昌倉放米當依台諭申省部乞下使司乞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徑自使司申請如何 此已一面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以肉糜之論可付一笑若本庫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機輪其濫預乞台照

一聞得鎮吉諸州及湖北壽潛諸州皆熟得湖南磨甚善云湖北米船填街巷甚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乞奏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計下流被普州軍徑具奏聞重行行遣 此一項早乞留念

與王運使劉子

舊復有少累近準使奉行詣書取會本庫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從實供申與會得地州式樣官吏皆以為當效其所為可復悔遂止據有正當案卷合收之數以為收失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

助支遣者皆不敢數大約所供才十二三而米糧不在數中也見欲一而如此價高供申然在節憲終有未安蓋要認所為丁車便處所為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實民耳今乃如此在臺奉心則有欺後日將不得業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痛痛之米數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一端焉其一以倉庫都指運所收銀名多不正當恐有誣實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臺所不敢

禮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核撥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臺君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向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劉子一

竊比數以短劉承侯起居計悉已歷凡下今者復有少恩輕放以目聞題意以不他招徠致因又無術略以薄餽饒已屢申告綏之謂然小郡實薄不能多致儲備遠近軍民惟仰客販流而得以下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動甚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鎮江西極東鎮東兩城地方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覓過計未嘗津貼之善甚屬屬以高明方天下之重自任其親鄰道何異於吾民縣屬一言付下其禁則不惟穀歸小販欺舞大抑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于間始自暴及念前日粉子分甘

助支遣者皆不敢數大約所供才十二三而米糧不在數中也見欲一而如此價高供申然在節憲終有未安蓋要認所為丁車便處所為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實民耳今乃如此在臺奉心則有欺後日將不得業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痛痛之米數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一端焉其一以倉庫都指運所收銀名多不正當恐有誣實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臺所不敢

禮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核撥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臺君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向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劉子一

竊比數以短劉承侯起居計悉已歷凡下今者復有少恩輕放以目聞題意以不他招徠致因又無術略以薄餽饒已屢申告綏之謂然小郡實薄不能多致儲備遠近軍民惟仰客販流而得以下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動甚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鎮江西極東鎮東兩城地方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覓過計未嘗津貼之善甚屬屬以高明方天下之重自任其親鄰道何異於吾民縣屬一言付下其禁則不惟穀歸小販欺舞大抑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于間始自暴及念前日粉子分甘

助支遣者皆不敢數大約所供才十二三而米糧不在數中也見欲一而如此價高供申然在節憲終有未安蓋要認所為丁車便處所為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實民耳今乃如此在臺奉心則有欺後日將不得業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痛痛之米數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一端焉其一以倉庫都指運所收銀名多不正當恐有誣實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臺所不敢

禮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核撥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臺君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向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劉子一

竊比數以短劉承侯起居計悉已歷凡下今者復有少恩輕放以目聞題意以不他招徠致因又無術略以薄餽饒已屢申告綏之謂然小郡實薄不能多致儲備遠近軍民惟仰客販流而得以下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動甚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鎮江西極東鎮東兩城地方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覓過計未嘗津貼之善甚屬屬以高明方天下之重自任其親鄰道何異於吾民縣屬一言付下其禁則不惟穀歸小販欺舞大抑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于間始自暴及念前日粉子分甘

助支遣者皆不敢數大約所供才十二三而米糧不在數中也見欲一而如此價高供申然在節憲終有未安蓋要認所為丁車便處所為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實民耳今乃如此在臺奉心則有欺後日將不得業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痛痛之米數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一端焉其一以倉庫都指運所收銀名多不正當恐有誣實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臺所不敢

助支遣者皆不敢數大約所供才十二三而米糧不在數中也見欲一而如此價高供申然在節憲終有未安蓋要認所為丁車便處所為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實民耳今乃如此在臺奉心則有欺後日將不得業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痛痛之米數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一端焉其一以倉庫都指運所收銀名多不正當恐有誣實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臺所不敢

禮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核撥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臺君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向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劉子一

竊比數以短劉承侯起居計悉已歷凡下今者復有少恩輕放以目聞題意以不他招徠致因又無術略以薄餽饒已屢申告綏之謂然小郡實薄不能多致儲備遠近軍民惟仰客販流而得以下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動甚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鎮江西極東鎮東兩城地方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覓過計未嘗津貼之善甚屬屬以高明方天下之重自任其親鄰道何異於吾民縣屬一言付下其禁則不惟穀歸小販欺舞大抑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于間始自暴及念前日粉子分甘

助支遣者皆不敢數大約所供才十二三而米糧不在數中也見欲一而如此價高供申然在節憲終有未安蓋要認所為丁車便處所為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實民耳今乃如此在臺奉心則有欺後日將不得業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痛痛之米數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一端焉其一以倉庫都指運所收銀名多不正當恐有誣實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臺所不敢

禮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核撥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臺君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向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劉子一

竊比數以短劉承侯起居計悉已歷凡下今者復有少恩輕放以目聞題意以不他招徠致因又無術略以薄餽饒已屢申告綏之謂然小郡實薄不能多致儲備遠近軍民惟仰客販流而得以下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動甚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鎮江西極東鎮東兩城地方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覓過計未嘗津貼之善甚屬屬以高明方天下之重自任其親鄰道何異於吾民縣屬一言付下其禁則不惟穀歸小販欺舞大抑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于間始自暴及念前日粉子分甘

助支遣者皆不敢數大約所供才十二三而米糧不在數中也見欲一而如此價高供申然在節憲終有未安蓋要認所為丁車便處所為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實民耳今乃如此在臺奉心則有欺後日將不得業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痛痛之米數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一端焉其一以倉庫都指運所收銀名多不正當恐有誣實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臺所不敢

禮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核撥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臺君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向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九卷 一 卷目錄

荒政部總論五

大全集四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卷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九卷

食貨典第九十一卷

荒政部總論五

大全集四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一本軍非具委之依乾道七年例支撥發來應訓後
來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具實六軍糧米奏
乞截留六年糧大五石及今年截放七分外三分
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於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
處大段稅糧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朝廷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性理會通 卷一百一十五



許數全什米斗悉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
納之數却行細計大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
乞台照

一本軍常年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十戶仰
食之大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開食即將王件米解
分等第歸給別具措置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
乞支撥應副甚已允前諸色官錢往鄰近收解約可
得萬餘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歷已差官計料以俟徐催之來此舉本右數容
易蓋欲因此撥給機民一軍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年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驗申省部乞予使司乞
關保明除豁然此文是一重往復不知徑自使司申
請如何 此已一面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以肉糜之論可付一
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任用更乞減放耶
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大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
仍申朝省極論具濫預乞台照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壽潛諸州皆熟得湖南磨
悉書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惡
欲乞更與帥相商度乞奏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
許子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遵行不得 此一項早
乞留念

與王運使劄子

竊復有少累近準使歷奉行詣取會本軍全數出
納大數初欲一從實供申與食得地州式樣舊吏
皆以為當效其所為可復得遂止據有正當稟各
合收之數以為收失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

助支遣者皆不敢數大約所供才十二三而米糧
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償還為供申然往節意終
有未安蓋聖訓所為丁車使臺所為取索凡以欲知
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實民方耳今乃如此在
臺奉心則謂上取使臺以及君父在臺則謂利害則恐
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粟均給之應以病其民也
也見以深憐憫之米數不以實對使官吏之說則又
有一端焉其以爲州郡措置所收軍名多不正當
恐有誣實莫任其咎此則使尤自營之訂嘉所不敢
視也其一以爲名虛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
均給之惠而臺實供具及數具時上官所見不同或
將核奪而取之則州郡必被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
理而臺君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
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於下執事快惟
台慈開示所問使將來以從舉石磨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竊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離比下今者復有
少恩輒數以目聞題書以不他招徠致因又無術略
以薄餽饒已屢申告綏之謂然小郡實薄不能多致
儲積遠近軍民惟仰客販沿流而王得以餉口其引
領南望朝夕之動愈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
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襄陽東至南城地方數千
里幸蒙德政之餘休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覈
過計未嘗澤梁之惠甚屬屬望高明方以天下之重
自任其親鄰道何異於吾民賦輸一言得除其禁
則石惟數斛小縣數舞大縣抑足以單列城數千
貫均賴之率爾平問始自暴及金前日粉子分甘

之意然後有以決知執事之不棄此土之人也是以敢卒言之伏惟台慈憐憫特諭

與江西張帥劄十一

咫尺門牙無殊遠隔第一切須之私比以香糧細才台慈應必蒙於念今聞收糧方吏未及解發而使府府吏愈趨遂不能歸且鄱郡荒涼商賈難通力不免仰食船粟之來自封境者又今早款滿整在府其所發於船之惠者又非他日之比前正之鄉雖出借易然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今再具事及以公文請伏惟青明鑒一視同仁之心救災恤鄰之舉傳聞於九千萬幸其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帥劄十

比以民饑告罄隆興已具前折懇張帥意必蒙具條備推所缺以活活此之入乃今聞其約束愈峻所逮才吏得未而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若下流果亦甚早則不致斷絕固與古語謂諸郡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稔去處則江西當自不至闕食而其於故因可以及鄉現恐不必訂為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善救災恤鄰之意應已奉復致此舉於案帥更望台慈賜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達見聽則此邦之人仰戴仁人之施其可重哉

與江西張帥劄十

臺水見顏色有新政比以民饑告罄隆興已具前折懇張帥開率意必蒙其憐憫保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逮才吏得未而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探本軍地得民貧難就幾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部況今因餉事勢可知然若下流果亦甚早則

亦不敢聞請今賴吉語出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所屬江西一路決不至闕食而其俸設自可應及鄉現是以敢布其私微望台慈一語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種及施客販之需則台慈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戴者為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十三

撫界民豐稔告罄本船乞賜應應法又近降指揮特與通放亦已累次公移同報開計長軍仁並之及但奉新令尉乃敢公赴遠展自端撫遵其意便散邑饑民束手受難而後已設者使境之早與散軍等則臺下敢有請令使境諸邑粒米須及發洩不行而散軍請釋放官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經食所運糶米本錢又皆受借士供錢物方此自勤罪無所逃藉意虧苦之狀必蒙於憐不謂此輩乃爾不仁既格治旨又運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九為無狀竊已具公文上之幕府欲望台慈詳酌府本縣官吏重作行違將本軍本船早賜通放上以體聖朝一視同仁之惠不見見臺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手其

與星子諸縣議政書

竊為政不德致此早災蓋已充心多方權宜應發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饑饉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尤夥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非一照問官各存全公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庶能有濟今有愚見思切布聞俾君如後

一還耕如往既是在同一縣諸力公家當以至誠

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係極簡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奉民安其應為上上忠其不惟務私已否權況今災數非常兵燹迫難督指當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疑顧雖有義民間性命之切切存存體此意臺軍前辦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今甲議已選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勿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騷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席去處止應酌量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荒然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勸苦之人軍可分明過加獎恤不咎緣令隨行胥吏受其計騙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司本軍立方候式令鄉眾依公推舉約定所議客戶所籍米穀數目縣司略催酒果延請勸諭學共體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騷擾千戶既是富尼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彰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取欺欺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根據貧民請詳本軍所止板文下行下諸鄉備官保正紳耆抄創者實開排排二呼嘩說論不得客情作弊要供足食之粟海海無告之人將米供到不於本都獎食老貧官再行一議示公共體實衆議不尤即與保明如有未當該改正其概括商

諒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議明公亦有慈幸若復推遷失此失會則自今甘慕之云云不復能出清口矣引領東閣不勝幸奉

與福建巡撫司

前日已擬除官制例開會稽小水八百錢其勢下容辭意已中矣勢與武勢須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疑以安命萬一行恐不復得請教乃時引歸之機凡所以官治民及救荒方疏有可引教者尚錄不鄙幸甚幸甚

與魏道潤

未達止即不得以此數矣意欲問其實故敢及之
嘉興病之極強顏出而此大使費縣官數大萬而越人之辱雖不以計饒節明賜路費與路水易以言喻也如以位而不求世俗之迫險中間未去不得復此指而今幸一舉登場應教說事以指板門申被即尋前請滿幾幾玩古可以無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才得飯後餘暇即中雖兩州然境界人深無復往與也若復得此當當取道了橋監獄以歸庶不負此行耳前水杜書甚喜報一山周備八都行宛東十數民思恩困困受災多矣他日可以為一方久遠計者高貴明感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題奉旨旨獻於某官嘉許謂大不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及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緊而緩察以昇天然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急矣無以是事進而天下之事日大

於康均之一者才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應不知其何所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為甚浙東之饑紹興為甚聖天子聞念元元之無辜傾側倒屣以救之而甚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萬於是時應田野而明公實權挽之使得與成使命趨走之未停惟知遇撫已艱升然自任以來風夜憂歎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導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強之當為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稍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則又漫然無所可否若懷深井之中卒其又甚者則遂至於後効不行反道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譏然使人憤思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此日以來神明治耗思慮恍惚夜日各盡皆聞擊掌方氣少促旬日別子封章冀蒙天憐得就開快又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結與諸臣仰木而田已盡龜裂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子之虞明憂台州寄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豐稔然大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天遂所水則去年境澤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意之患愚固不知所知所以竊以誠懇雖以聖主之聰明亦皆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才必有微於不可易之長策哉可以悲泣隨民彈竭義奮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竊是

以侍原作進未敢遽請而復口昧一整其愚惟明公試幸察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才幸載一條故以愚崇懇且以荒政論之明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甚焉又其甚而不可少緩者也一四給降婚錢廣羅米結今一麗之米細細相接於四明之房乘時收儲不至其費而又賴此以平不難權機乾乾堅頑可以一試試明公於此事理特與數奏降給婚錢三二丁萬付收收婚則百萬之粟旬日可辦儲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廷而未夕發欠口往時才免轉一處之乘發內帑之幣以應明公之求矣猶已於此與彼相異而東東廣羅羅米費經始與臨期支撥諸費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未婚已集未告無所停作日又坐支本利後者惡劇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進行實與派賑當宜審此一案本以濟民事急則賑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賑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夫信已多則有緩急何以使眾望明公案此事理特與數奏懇乞降即與惟思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不欲難難用之心存令以助賑者眾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又見此家不關諸費既時度事展為利宜而乃遂延歲月沮抑不歸諸費於歲者至今未及數萬而全歲者方且反覆御卿大見其弊是夫信大第固是以為今日之所甚憂而自懷其施濟濟事之策者亦小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非以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於此一事也然國者之論則以為朝廷一節財用重惜名譽以為

國之大機將用在此。蓋一語之微，善惡過萬爲一。不然而大臣將賄用於此，則事往難收矣。弊發爲惜。器在於抑抑功，得受官者，自而彌積，必以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請於彼邊前之弊也。堆打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謂無功之功也。實也。且將國家經費度至廉而於養兵士而八九元於將軍之臣則以廉而致數款其侵蝕之氣極權之臣則以薄給之虛文而存其忠厚之意也。計也。且從戰事多端巧以歸於後傳。若輩下知其幾日中明公不止之正順力思免役之事。上於國日中明公不止是爲得財用之司。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宮衛在滿天下。而所以亡之者。可以復數也。今上下執政上及盛傳而心皆從軍外。而以牧豎也。今上下執政上既兩面而此其師正之人近習成風。輩大者其牧節帥小者止牧兵又不知其幾何人。明於下止之變而寵愛之計。悉盡支學。使技藝士教人之實以爲重。而名得之。是患亦不卽其何死也。然蘇亦曾思其故而知其說矣。夫恨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濟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對朝減祿之計。此不思其甚者。可謂畫地自來觀家者。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當民之與我孰輕孰重之。則猶大號小財敗則可復喪氏心。失則不可以復殺身危殆可復安國勢一焉。則下可復正至於民即而捐身無所則其所累者爲大矣。於是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相復之下。何嘗有起於朕哉。豈朕竊奪之望何嘗不生於餒饉赤帛之中哉。矣果之徒其已事可見。

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母得以其在轡之言王濟聖恩則嘉也謹當絨口結舌歸田間養鵝種黍以欣明公功業之成而羞僕尸死是布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大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趙帥子直書

[illegible]

家部四鄰先取本家中乞留絕文狀防說頗與不願
諸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公其指定專委兩鄰某入
某人傳送取解捕捕官批批出付本家收照候生止
再取四鄰保備繳連元批批收支鄉官請本其不願
諸米人丁須四鄰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食殺報關
報注籍如此乃可開辦批注遺帶詞語騷擾之弊然
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頗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
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夫
抵此事故初商議并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備
然所恃者彼無煩擾之弊而動端思慮有以威動之
則駭紛之患雖不能周而險受生活之則者自將不
勝其害耳若以此為小虞而欲其速復則禍端決非
勸諭之所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
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司徒行文移而無事實民
間徒感威權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為思慮周備之本
意也不意高明以為如何慮上虞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放編排中戶置立
紛壁處或紛然而實無一文一料及於生不之家惠
意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早勢如何得雨早已沾足否橋苗尚可救否此
中燥害不均可山間有煩得雨處有極枯極度其勢
短長相衡均足以知彼所患者人心致亂不待候候
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思此小水災為他處殷賑則亦
無以為難而實有饑饉之憂以連受此耳已累書白
帥宜查釋廣米及台州米近聞水漲下有米可米此
皆不可不早為之計近觀其所處置即只是禁上流

糶米及遣米來收糧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君之境內
譬如一家之中才皆竭乃審甲以哺乙耳亦已極
險其非是不知以為然否幸以累年以來見聞之慘
告之此非拙事也唯士人幸逢陳應之守建時常港
甚嚴而汪文在福州一無所聞此最為得其建時清
鄉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建興之爭士建叙在
福州則任希統在建興之爭士建叙在福州則任
建人之守建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
府之命其人者又未必不意於民而亦不知其利害
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令之科行官民之可以無
饑而米及庫大建叙之俗一有餘則將為吾之憂
有本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只知道寧向米饑饉之憂
不死門諸縣自給之說不料假米下船然後村落饑
城中又所流發米以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饑今
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饑事告曾不之信此必不
能不不說以告帥司今在帥司自為一路之計其任
者而為之耳聞延平籍米官已既竭此可深憂宜假
諸州縣倒米港無致得米則食生事此於帥府事體
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招運運致外道米船入界乃
為上策廣甲雖云不熟然下當勝本路如溫台四縣
米根辰今正及將可招可羅不可失也如米路糧米
則非計之得文其時時費多錢反得少米不若且
看將來如他處米多即不須糧米不得之亦日者
月月以後而晚米成熟後方可羅此理而然日者
中亦說不盡更須下種為豫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與趙師書

竊竊聞究心荒政以為求歲之庸者甚多甚矣但工
糶米之數約計亦多至五萬石即津發熱散之官民
間提關此數又且處處應場收糧多而米價便須增
長米界糧價也疑今業已施行不敢復行存若若但
得少損其數亦不為無補也又聞將來者頗多中
價動減邦人甚喜而識道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
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為收糧
以動米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運費損失成爭
決不在此多此等事一是費早商賈二是要費須先
計所廢田若干所穀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有
多者少然後為之後來但見變幻而投入人議者皆
以費多利少為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足然恐亦切切
之未當也乃抵集無思者易為力耳已習習難為功
此不事但呼官更亡可與謀者條條而算之其難
辦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閣深念從微精神而
又本必盡于利和之實也庸閣決閣皆不謀身而過
計多言喜與入水深自微其吐吸而少能運已不密
高明以為如何同登之郭小惟耳寬之也言自運米
弊病百端填時實權有一劑而虧兩斗者不啻空劫
生押使臣而士仲衡乃底之反觀招拾發弊官吏乃
剽掠其糧則黃禾之少弟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用
者商賈使之搬運津致辦或徵其運費亦未敢官運
損失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與官商時以與商亦
不可不也

與上清諸密書

歲次癸卯歲次辛卯日秋陽甚晴臺府清暇台候萬
福不勝欣感前日伏蒙季開率同附員報訖而過之

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試源流之術若以今日救
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為要切之務也適之不精發
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所見其迂闊不遇付之一
笑而已故因得未暇以書自解不謂乃愛專人得
枉讓薄待盡其說此等事既非今日之急而其條目
多亦有非其害所能盡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
司於見行釐法之中據其不可行之甚處小費其法
而損其大之數使官享其利而民下以為病州縣
可以立觀而官司不失其餉之實而已然此事乃在
使司審酌酌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猝然之所可
言也若夫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
之郡使之實檢放

福建惟十四州水旱時有餘或若上四州則民間
全不知有此條法恩惠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故
大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息其作亂之心

捐通租

近日州縣奉他事可以擾民唯有催理白稅不問
已納未納一切禁禁決決責令直納此為大害
竊今年夏秋一稅省銀各展一月以修日言之於
朝市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議察州縣奉行之
動情得失而誅責之使納之期之民猶復有所顧
藉而不忍肆其捐迫之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
族諸其鄉間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
視民損尤甚之鄉使之丞不得人而不得出有他
處則許其通融緩稅捐富平民出納動民廣種
大小商賈等字樣字樣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
互相保而別名保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賑濟

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為長傳憂慮乃行之想亦不至
甚多也又此等雖屬常平司然或係司銀錢庫司
有錢則信如為之亦不為便官也都見如此未知當
否姑以仰塞下今日之動伏冀撫其可幸幸甚登
聞之早畢一日前縣將月終不見發連日難發登
山前神廟祝一付大牛隻赤居此四千餘年未嘗有
今日之早令一人憂懼於無信身之所奈何奈何使
其窮苦窮猶未能多作平伏乞台察

與江東九龍提督

此間糶米者五穀其一已運餉尚未有確信然四近
米價皆高恐不及元科之數而隨縣下戶口數難選
邑四鄉中到計一日已當米四千石餘雖僅催米到
然以鄉計之尚當七倍於此則一月已用三萬餘石
今以常平之積及本庫所餘僅可給兩月動輸生戶
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羅到錢再糶
則諸處向來必愈難得又恐米可指掌不知便可
番陽之米將來可發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即所欠尚
有月餘多方那價或可接得大要都目小戶尤多恐
用米數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尤根根矣欲乞早示
一公廉撥定米數此當一而是人般運應以慰安善
民保無盜非細事也

答總帥諭令

大月初一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正約來逐月
三大支米日使米之米不過一可使得接濟極為利
便但支米官價自支或不得入則得私什過無所
不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米混數重行估折者亦有
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

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敢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為三月
一免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開會諸都鄉官
同在一處不容人設詞辦鄉人難是得米稍速却無
還個免之志亦除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為中制
然若不關集諸都鄉官則鄉支之弊復如前日若
欲盡行開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速者不無壓支米
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使行申舉因循觀做必致無前
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覆思之只有一說雖
或未能盡善善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不事
目本文支米月初日請米一石之不法云仍舊集
諸都鄉官各將本鄉前來參驗方得支於仍於後
項立支米以恤其私則或可以實其必來而免致
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則或可設關防曲行小惠
徒為支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個戶人米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米全仰諸莊佃
戶送納租課諸鄉人戶可納息米全個戶多有豪猾
人作官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延延不納至有
及來年夏秋而無取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有形勢
之家說各冒請一家止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
率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幕其權勢而因以爲納交
求鄉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嘲而姑為避禍苟免
之計者又至冬月可納之時又肯公然拖欠鄉官無
知之何鄉官亦復畏懼不肯留難僅促是有終隔年
歲終不送納者蘇沈常平戶倉會報一新登鄉人說
各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歉送司會司人吏
直行緝放據此鄉俗視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如
已物歲八月派其無倉者若不早加覺察將大多人

食人微粟旅師樂實人委積之政誠可以爲盜賊
飲利之助而後人不能遵守其法而將廣其意常平
義倉之存而賈餘卒有未早之憂國胡以相繼哉
上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則有去而爲盜賊
矣盜賊方興乃相與謀求其弊安有策者必重法
立威以未勝之下思德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
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其未蓋亦甚不得已也鄭氏
謂盡其刑而除之則失之矣且周人非不除盜賊也
在司稽則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在士師則掌邦
賊邦盜之成在朝士則凡盜賊殺之無罪在司馬則
掌賊盜之任器皆賄在掌國則守盜賊在掌數則捕
盜賊在司隸則帥其民而捕盜賊在環人則賊賊然
此非凶荒之時其除之必急因宜也凶年盜賊蓋人
微矣所迫耳何後世不求所以救凶荒之政而後未
其所以勝盜賊之術歟然則欲除盜賊者當如何曰
自散利始

平糶

糧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未粟取之存一所賦而
有餘未有家而糧粟者也而糧之設則做於齊桓
公魏文侯之平糶後世因之曰官平門義倉曰和糶
皆以平糶稱口者也然下糧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
其沛於民用也則官糶之及於通於民用也則官糶
之益雖選有無曲爲貧民之地治難經久古意沒失
其糶粟也漢曰採貧民穀糶錢之弊及杜久也則
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糶粟之人矣至其極弊
則名曰和糶而強配數日下給價僅糶者取足視同

常賦

論青苗法

宋元祐初溫公久相諸賢並進用革新法之病民者
如救頭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能青苗錢後行
常平舊法夫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分而其建
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世告不預知然公其時
有奏乞罷抑配奏十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
錢計之說則作全下預知也後以畫議文章諍列令
未不肯書實達人悟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法則諸
賢之是熙寧而上願募者居其半故差額二者之法
雖然並行免役六邑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
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留中蓋未嘗有
一定之見宜熙豐之釐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
行青苗也既有一二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
立各都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一分
之利而後徵取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顧人給直
日損遂至賈糶極盛此皆其極弊處至紹聖間論一
變羣議雖寧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遽修力然考其
配人戶助役錢寬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子
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寧之甚矣觀元祐
之再行青苗復徵六邑役錢則知與利之途雖君子
不能盡聖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寬利皆止於
一分則利發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
平之儲貨言錢利以廉困屢廣儲備其出入以平而
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常平糶淨不散復移他
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提買之利及量

常賦

徵六邑助役之錢以資願役所徵不及下戶子取寬
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助助役未嘗下
可行介而損復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曰決
不可行之說蓋之輩固因得以行其附會謀進之計
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青民反出後來京察
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爲之宗上然惇元
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子罷則有一口害如役法
願寧初以願代差行之古遂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
願當詳議議議諸賢所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
矣其說不惟切十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然
則後寧之所以議贊稱首者正張商英所謂然庶幾
做官而民困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不了然胸中
也其森人之雄歟

廉價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未遇遇上年之旱而國
無捐輸之民者蓋傷之有素而已
聖子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未發之災民
無菜色今歲一丁登人且振振若有司不度事勢初
執政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餓食旋
爲廉價之計所謂十乘而後求未幾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夫子之時三平糶爲一年之積故凶年
饑民免於死亡以其糶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究
其民而取其食以爲廉價之術正上子所謂雖得食
飲者曰陵陽爲也
未上曰夫先子之世使民三平糶者必有一年之蓄
故積之三十年則有九年之蓄而民下病於凶饑此

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救荒之政諸除賑貸因常設設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陽春大培之人方其病時渴則乞食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宜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

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仁其人如蠶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此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

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饑饉得善同惠者淺終小濟事

賑饑無奇策不如議求水利到賑濟時或其事

象山陸氏曰計倉閭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矣蓋開墾雖時乃無以賑之良若兼置不種一食豐時種之使無價賤傷農少車閭時種之可以推富民開墾昂價之計折兩種為一每存其一則備歉歲代社倉之區實為良利也

市報之全

雲漢之詩既告於上天又告於祖宗父母又告於

大掌九穀之政以待周之匪頒賜賜賄食以歲之

地矣。王道不修，百官不司，鬼神不祀，此大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卽周禮燕大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舊唐書父母其子王哺而已乃日餘膏梁於心安乎
王制三年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備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可食日粟以樂

臣按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食也耕雖出於民而食則聚於國方無事之時豐饒多藏民自食其食固無賴於國也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凶荒之歲民之日食不繼所以繼之者國也國又無蓄焉民將何賴哉民之饑饉至於死日散則國亦無蓄其何以爲國哉是以國無六年九年之蓄雖引定國然猶足以爲國也至太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國非其國非其國無上地也無食以聚民云爾是以三年耕必餘一年食九年耕必餘三年食以至於二十年之久其餘至於十年之多則國無不足之患民有裕之食一遇凶災雖然爲者非不試蓄積以爲國歟也然而一歲之所出產足以給一歲之所費矣何日數日之家上之至防自皆盡焉地皆爲以度自積聚以備患是有天下之大四隅之富者哉
玉藻十不損成則天子衣服弗事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褐木蘭采不相山澤列而不賦王功不與夫上不得過焉

臣按古昔帝王遇急必權凡事皆加減而吃頭引獨以爲民之憂蓋亦以具大之災也故周禮大荒

則不舉夫大則不舉天地九穀則下舉舉者殺性結縛也豈臣於食爲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車凡百典作舉皆休息此義他君民之分雖懸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雖欲然以待哺哺脂然以相親養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戶無所售矣實則戶無餘財貨則上戶無力預蝦螺蚌採取已竭水皮草根剝爛又盡而無天色形如鬼魅扶老攜幼短髮呼力或現寢房或於呻吟氣息奄奄朝不保暮其危於危瀕於死亡也如此爲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雖欲工之亦日食不繼也雖欲農者其肥損於既荒之餘誰乎保蓄於未荒之先非獨不氏不罹其苦而子之人亦無限於降歟也

而于對朝陽公田因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者幾十人失而戶之食雖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王慢而殘十也君行仁武斯民親其土死其喪矣

臣按久君之爲治所以爲國則安君位者憂急於民哉凡國家之所以於貧瘠者何者而主爲民哉其故豐年則散之非散之以爲己利也收民之有餘以備地日之不足凶年則散之非散之以爲己惠也當民之不足而餘計日之有餘計民之患君氣德之期六他日君不幸而有患焉則民將救之唯恐後矣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墉倉庫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成穀粟之說也等賦府庫者費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節其

酌焉然使大下必不餒而王不憂不足如是則主王俱富安無所藏之足知國計之極也故禹上平本湯亡生早而大土無菜色者十一年之後年穀復然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臣按荀卿本末源流之說有國家者不可以下知也誠知水之所在則厚之源之所在則斷之謀守其本節制其流則人以爲出使便以注此使不常有餘上無不足禹湯所以遇災而不爲患者即此故也

魏李膺王經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散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散而糧之故雖遇饑饉雖不食而民不散漢耿壽昌常令邊郡食倉以穀糶時則賤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固設貴賤而增減其糶曰糶糶之法其法并不善也然年之豐歉不常穀之得額下一或連歲歉收或此種熟而後種下收將其散之際并糶而主王之法其法有節而玉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既安藏雖種五穀宜做此法於委吉處立常平司差戶部屬官凡急其事

隨其熟而散其物不必專其地固其時而平之價不必定於官視年豐歉隨時增糶立倉濟昌之名散散行李膺之汪禹平其可也

羅綱言於漢文帝曰星王在斗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糶而主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天下之本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之困窮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上地大民之衆不減禹禹加以亡夫數年之下旱而畜積未充者何也地

有連利民有餘力生致之十未盡舉山澤利未盡
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臣按安養斯民之政在開其食利之途開資財有
道在墾土田通山澤地利無道利禁遊民典農業
使民無餘力如此則畜殖多矣雖有天災數年之
水旱而吾所以爲之備者具之有素安能爲吾民
患哉是以古之善爲治者均備於未荒之有故之
已患之後者並斯下支

宣開皇五年度支尚書任保平奏令民開墾以家出
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備凶年計其食倉

臣按養食之法其名雖美其實於民無益儲之於
官社亦與儲之官無異也何也年之豐歉無
常地之燥濕各異官吏之什用不久人而之邦工
不同由是觀之所謂養者乃所以爲不養本以利
於賑卹之實政無益焉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愚竊
有一見請將養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
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換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
量支以出計其進退之實進之當社之間以紛散
之任其事者不必以巨任之官散之民者下必以
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資以大義委官擇久
以用必加以冰霜下必拘於所轄沾沾於所屬
如此則庶幾民受其惠下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饑民爲子者出金卽贈遺之
臣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准以此山
之東九扶嗚呼民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

五八司事集

則思之疑乃有所傷則戚之當將和或豐之詳跡

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嬰受哺而不肯與子一
遇凶口腹下難惟念窮乏之人不告故雖千餘
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典之災此無他知其
償亡而無益也然而此固爲之餘食無失相來
過者或不之顧雖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
死是以荒歉之年饑餓者盈途近荒塞路有不忍言
者矣臣愚竊以爲唐太宗賑饑民所賣之不忍困
者之心也然待其賣而後饋復不售而死者亦
多矣莫若過饑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
一男一女資以五緡以下爲半量其所賣之人以
爲養贖之用其所得之資以爲調養之費因其
舊姓賜以新名俾遠遯都無爲除伍給以糧實配
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
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遠城充實是於救荒之
中而和實邊之效或者若謂國家府庫有限實無
所出惟今江南之人有讀及西北二邊字句了補
伍有如棄年及至度所多不得用今後遇不饑歲
須備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戶有緣及位於極
邊者願出五百緡以子壯其尺籍出一百緡以
丁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自軍費一軍得
四丁軍隨以可得抵抵數運官數丁之後邊境之
軍日增而南力之伍亦不缺乏矣因因賑募兵古
有其事歟曰葛勳在青州因濟饑民募軍計史
可考也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
其專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以

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九十二卷荒政部

料豐歉之狀曰使司豐則資糴則應賑或以穀易
錢貸之官用及於豐歲實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虞

先申至某月須知院官某月須知院官救助及期要
不候州縣申請卽奏府之應民之患未嘗失時不待
其困弊流亡饑饉然後賑之也見是民得安其居業
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下民不遇一萬
其李丁乃三百餘萬在是所統制增非所統制下增
也其初明賑賑人不遇四百萬德李年乃千餘萬
臣按劉晏謂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
愛民爲先丁之人誠愛乎民輕徭而薄賦省刑而
息其則民不銷耗而戶口多矣然戶口消耗之由
固出乎人亦出乎天而而荒之歲爲九能知如安
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以報其困弊
不給之粥先行調免救助賑民之意不待其困弊
流亡饑饉然後賑之如此則人既安其居業其
不能爲之災戶口滋多賦稅自廣矣由是觀之則
國家所以行儲養之政非但爲民計蓋爲國計也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戶資之或曰民
貧恐下能償世宗曰民猶下也安有子創舉而又不
爲解考安養其必償也

臣按按前設立養倉本以爲荒歉之備使吾民不
至於餓殍而由司本行不至方其收也急於取足
不復計其美惡及其儲也悉其潤漚不暇得其荒
歉所子者不必所食之人所救者非所受之輩胡
氏所謂其責償也或寬其期或散其耗或取其息
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資無干價而督之下
置或資史以訖貸而徵諸編民此數言者切中今

第六八四冊之〇七集

日有可養食之嗉呼嗉食之屬本爲軍國也因饑歲以稱貸於民偏方之君猶不責償况以聖明之世猶粟以備荒而謂之養食者乎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汴州富饒言襄郛汝地曠不耕河田曠民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北漢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止之人爲監司使察從

徐州賑等宜不勝任者易之乃使賑濟徐州賑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

臣按人生莫不樂土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

也苟有可以延性命度朝夕能自捐家業棄墳墓扶老攜幼而爲流寓之人哉大而至此無聊也甚矣夫有生土而有民徒有生而無民亦惡用是土爲哉是以知治本者待於斯民下民完聚之時歲爲

一日流離之處必擇守令必寬賦役必課農桑淡

漠然惟民食之爲念先水旱而爲水旱之備未饑

而而爲饑饉之備此無他恐吾民一日不幸無食

而至於流離也夫蓋糧多而備先其則則無患矣

若夫不幸蓄積無多則其言諸無可應將視其

官無可發動之民無可貸乞諸鄰無可應將視其

民坐守枵腹以待斃乎無亦聽其隨處赴食以求

生也然足許也亦地上里青柳不生市肆無可補

之米旅店無充饑之食民之流者未必至所感止而爲途中之殍多矣然則知之然而呼口國家設

若不事而有連年之本量其勢必至飢饉則必

擇焉之計通計郡縣查考有無蓄積於是量其遠

近多寡或舊民以就粟賑濟以就民或向耕佑

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糴不幸公帑之耗非無所

出知民不免於必流則米運朝廷議於會有多

遣官屬分途流視經其所知隨處安插所至之處

諸官視之見儲官爲給數不責其價儲官民之餘

積官爲立券估以時直此處不足又聽之他既有

底止之所苟足以自存然後授其老壯強弱老而

弱者留於所上之慮壯而強者量給口糧俾歸故

鄉官與之牛具種上趁耕耕作以爲開墾之計待

歲時可望然後放舉以歸如此則民之流移者有

以護送之使不至於潰散而夫所有以節制之使

不至於劫奪口生亂又有以穩定安集之使役之

室家已成而復先喪之戶民已散而復集是難所

以即民失忠亦所以弭國禍亂也臣嘗因是而論

之周官土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

豐收之年以官價糶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共易

糶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算與之而謂其

見額米之耐大者以爲蓄積之備又待邊臣傳導

商於人間之舊路按河朔及涇之故道若從舊

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給之一通流散奔潰

陸軍以生是者先事之備有備則無患矣蓋此二

藩非地處比是乃近邊之地所謂保障關隴二者

皆有賴焉者也先不可不盡其心

仁宗一遇災變則嚴正嚴變服指諸徽徽恐僥倖者

見於顏色惻惻哀矜形於詔命災所被之處必發倉

廩賑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池路粟以給又不足

則發富大粟糶以官爵其甚則出內帑金帛或

賑借糶或罰歲漕或免租稅寬通官林力役罷科半

漕關牛之具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首爲收養不

得堪死者官爲瘞埋

臣按宋仁宗之遇災而卹民也不徒有惻惻然哀矜之心而實有整頓乎賑卹之政視後之徒爲虛文付之有司以應故事者果矣萬歲之後願覽曰

仁不亦宜乎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仁

臣按古人三級民無事政非謂善俗之不先具勸
懲之為其乎也蓋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
幼強弱家為一處則其為其政散之各所即難為
管理不獨善則無所歸而不依大序則無以編
及誼之則難辨何月序之則緩不及緩有會集之
後有所察之類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此所以無善
政也故特以一善州之序而活窮民五十萬之人
非徒治民而又因之得軍出其立注之商運固盡
非所以同德而盡者豈獨一千一足之幸哉其法
之最善者史自創官制寄居者皆賦以該使
即民所發遣老弱病將者職之也今世州郡無所
謂待養者其之否史臣於其倉條上云任其事
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是也
臣愚欲望朝廷折衷富強之正為政能生式頒
布天下州縣吏選因是而散眾式給所所在官
即天下州縣凡所部之中有致仕歸計及待選依
親等官吏臣望與大贈道者老弱十人等凡平
日為鄉人所至服者皆以名起之舊以十人
夫之禮給以朝廷仁之意給以印信文憑加以
公惠等名俾其星報官署就所在因人散給官
不遇制事先之日且數月上其中得直者輩為獎
勉作號符實也免於死乞矣

聖學八年夏吳越王日趙知越州前民之半餉為
書同縣勸諭所散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稅官聚於
官者其人滿防撫司使民便治之吾是所應食

粟可發者幾可富一而粟出者幾家僧道土食之
善粟善於儲者其幾其皆使各當以對而謀其儲
臣按昔者有言備涖之行世下能使之無而能
為之備民病而後粟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
間矣不智而自後粟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
在越州備荒之政為世所稱曰早籌之方城知歲
事之必缺前民未幾已為備之備其為善以
訪問於其屬者甚詳且甚後世有志於民者誠能
以之為法按其條件先事訪問一知其所以然
之故而委曲周旋盡慮必無過必得其實當其無
其弊而後可如此則備涖之粟有其備而無患矣
不然特其損損涖涖之餘然後救之安能有濟乎
會舉故議以有司建言請急應之粟壯者人

日二月幼者人日一升今日百姓暴虐之食已藉其業
矣使之相率日待一升之粟於上則其勢必下嚴乎
他為一切舉百事而事尊於待升之食是直以餓
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
戶計之戶為上入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二石六平幼
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平一戶月當受粟五石
自今至於夢熟入丁月一戶當受粟五石上石今歲災
州郡民戶老下丁萬內除有不被災及下仰食於
官者去其半糧有上萬戶計十萬戶丁間月之食當
用粟五百萬石下丁何以此擬此災給受之際有淹遠
有均否有異倘有會集之據有辦養之煩凡此又不
過使之得日暮之食耳其於屋廬糶粟費費將安取
哉為今之策下人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萬貸之
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否則今歲正州郡為上萬

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十下戶常需之貨平日
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原得粟以給其食則
農得修其畝商得沽其貨輸一切得復其業而不
失其常生之計矣專意以升之粟於上而費不
貲乎也為陛下遠慮由有司之說則用半月之費為
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
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紓其數之而終無
損於儲蓄之實而實費者錢五鉅萬實而已

臣按昔者此議所謂粟之錢貸之粟止之有司日
逐給粟之說其為利病相去甚遠所謂深恩遠惠
以為百姓長計者真誠有之但饑民一戶貸之老
丁石一且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庫庫力積
有力者償其未無力者償與之或立為次第之限
可也

孝宗時下朱熹野倉法於諸路初建之惠安縣開闢
鄉有社倉一所蓋諸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
受粟於倉冬則息計米以償自後歲小歉散小歉
則減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入年有四十得息米
達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
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
一鄉之間雖過四年人不缺食後視其法行之也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
如熹者主之又才能皆得如劉如農父子者以
為之助熹固曰其數數之問左提右挈上說于
教為鄉國立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豈亦
不易矣然則其法不可不守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

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得其計私以害公欲誅其出入則約校靡密上下相通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嘉又書言於君曰臣曾嘗得縣獄與林希希浚然宰中民數之新舊多而無益口較之運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

臣振蘇被書云朝廷再設儲備民軍中本路裁設及別路校來錢未付出入免賦稅及勒加課川蓋累有創舊然於救初無經書之益者救之資於

也嗚呼救之資之一言也臣嘗見州郡每曰災賑朝廷下書不發食賑之粟則內帑之錢以賑賑即之

策然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朝廷有知風之費而饑民無分毫之益其故何哉退而已矣所以遲者其故何在蓋以有司官吏難以盡責為念不以

生靈為念遇有旱災災傷耳且不待已不若申達縣上之郡郡少藩府則旬始達朝廷及至行下達官檢勘動以文法為拘從患為處因一之

許疑盜俗然惟已之便不人之即非民陷於死亡振振神切朝廷無由知及至發賑之時有倉穀之

之救主無及矣雖或有古惠者亦無幾爾臣願聖明行下可憐足未限期則個個奉行天下災

及八分以十者雖僅五分以十者至人三分以十人並隨其遠近以為期則緩不及期門致誤事者其罪甚矣故滿口曰降等似用如此則諸服監司擇報守令咸以救濟為念而無遲緩之失乎

極累之家凡出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臣按賑濟非關美事也然用之他則不可用之救救廣則則國家為民無所利之也未入所關崇

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此臣願過因民自開有積累者輸以賑濟則定為等第授以官秩自遠而

來者并司其路費校官之後給與書俾有司加體優待與見任司雖有過犯亦下追寧如此則平

準之將人事積累最數之歲民爭輸累矣是亦救累之一策也

辛亥疾師湖南賑濟榜天祇用八字曰劫末者斬斷標者配

臣按朱憲謂義疾而南榜便風道蓋欲其禁禁之也蓋救數之年民間開積固是不然然當此際未

惜期期小人射利之時也而必用之者蓋後亦自量其家口之衆多恐禍藏之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醉之耶若夫劫末之此盜賊之端禍亂之萌

也周人亂政除盜賊以止耳小人之貪計出無謂謂彼定與殺此等耳與其饑而死不若殺而

死又未必殺耶聞聖所在羣趨而赴之哀告求貸苟有不復即肆劫奪日浸日我非盜也迫於饑餓不得已耳嗚呼白晝攫人所有謂之盜盜乎漸不可長彼和具員計於官因之為數民竄竄奔斷絕以仕遊徵之更不幸而傷一人焉勢下害已遂至變亂亦或有之臣願明教有遇有旱災之

之日必失論之以惠鄰大開之以預備許其隨時

取直乘入役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有為還償倘獲之者予口頌衆

亦必為之許等推其廉餘以濟饑乏若彼僅自足布不可漲也終亦廉之限凡有所獲不肯發者非至豐穰禁下訂出糶便見得利恐其後時自

計有餘亦不能以不變矣

呂祖謙曰人抵荒政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主也修本懷之政次也所予節權有可均處使之流通

移民移粟又天也成無焉設應酬最下也

臣按朱憲有言自古國家積糧之由何書不起於盜賊盜賊起於何書不起於饑饉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是以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

救之於方荒之際而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九一旦饑饉切身吾民無所倚賴或遂

至於犯難越分且獨濫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曰善也是以未平無事之時極為肥饒反側

之慮費登有餘之日極為荒歉不給之憂此無他大生入君以為生民之主必竭天心以安民主然後有以保其位也不然乃無事之時告則資之以為用及有患患之際吾乃棄之而不顧是豈人之意哉亦豈君之道哉是以古昔盛時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通計之則餘丁年之食矣今不能盡歲制制臣請以在食之末尤入平出之餘通中所得之本皆用以為備豫之數歲抄司用之時累人出出之際不在數中仍舊亦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為定制凡溝